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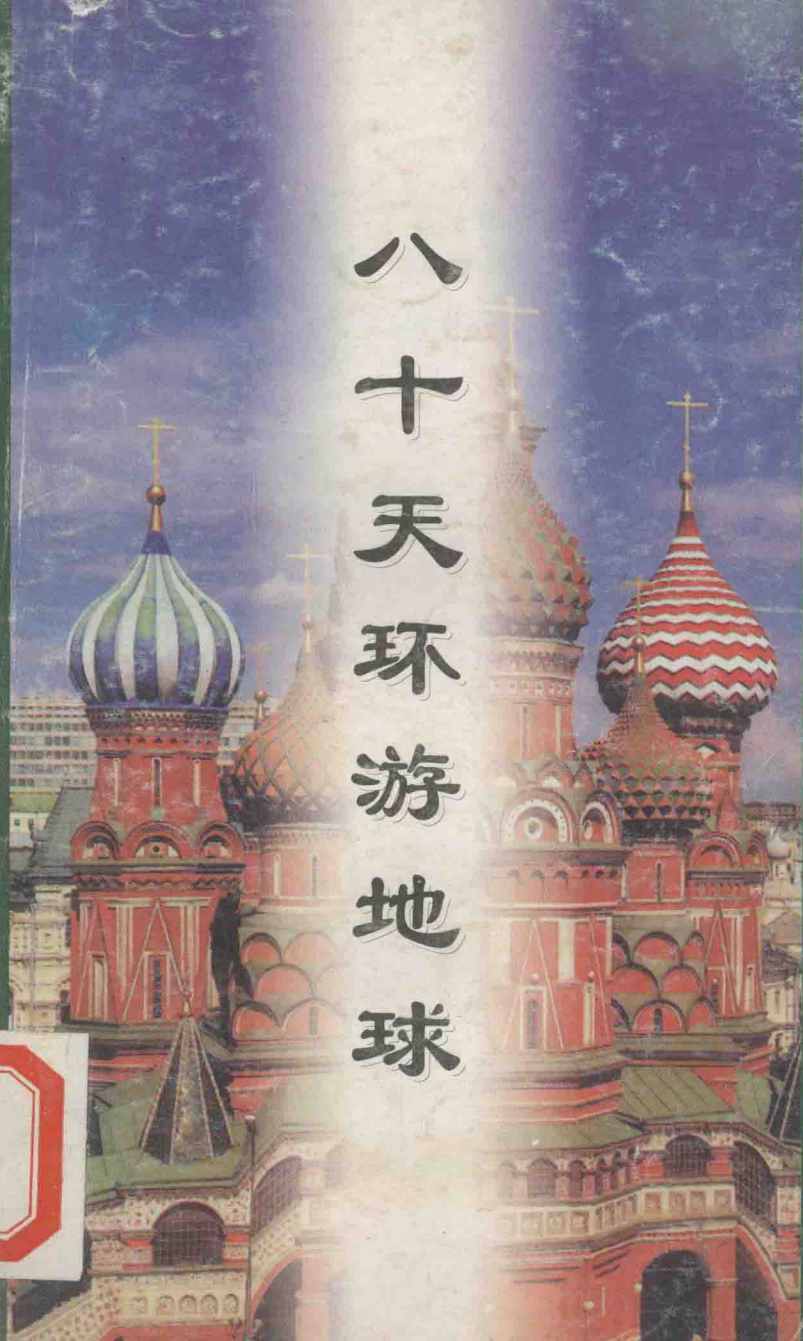
书

八十天环游地球

原著「法」儒勒·凡尔纳

译编 张路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缩写本丛书第一辑

海底两万里 八十天环游地球

著者/[法]儒勒·凡尔纳
译编/张 路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48 号

责任编辑: 姜树琪 谢志宁

装帧设计: 杨 门

海底两万里

八十天环游地球

〔法〕儒勒·凡尔纳著

张 路 译编

*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朝阳区定福庄1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字数: 88千字

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ISBN 7-81004-585-7

I·75 定价: 45元(全十册)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由法国著名科幻冒险小说家凡尔纳的两部名篇《海底两万里》及《八十天环游地球》所组成。《海》描写一艘在海底深渊里探寻自由的奇特的潜艇；《八》描写伦敦改良俱乐部会员佛格与会友们打赌，要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周。作品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大胆地设想和预言未来，故事引人入胜，语言流畅生动，属凡尔纳最受欢迎的作品之列。

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丛书第一辑

主 编 李 凭
编 委 席香妮 张 路
杨仁娟 邵静之

译者前言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是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作家。182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城市南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1905年卒于亚眠。

早年，他的亲友打算让他继承父业当律师。于是他在二十岁那年，离家去巴黎学习法律。然而，凡尔纳却想从事文学创作。求学期间，他时常出入京城的社交界，结识了包括亚力山大·仲马在内的一批文学和戏剧界人士，深受他们的影响。

1851年他毕业后，到国家歌剧院当秘书，创作出若干剧本。同时还写过一些象他的剧本一样没有引起人们侧目的中短篇小说。

这一年对凡尔纳来说至关重要。首先是他接触到美国作家埃德加·阿伦·波的幻想文学作品，受到很大启发，汲取了富有魅力的文学表现方法。再有就是身为剧院秘书的凡尔纳在繁忙的工作中，忙里偷闲，开始研究地理、数学和物理，成为国家图书馆的常客。这使他积累起极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熟悉了各国的风土人情，从而奠定起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坚实基础。

1857年，凡尔纳结婚以后，谋到一份经纪人的差使，有了稳定的收入。同时，他那独特的科幻文学构思也日臻成熟了。

1862年，他撰写出《气球上的五星期》，此书由埃茨尔出版社于1863年首次出版，获得巨大的成功。此后，他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又相继推出总标题为“神奇的旅行”系列作品，如：《地心游记》（1864）、《从地球到月球》（1865）、《格兰特船长的女儿》（1867—1868）、《海底两万里》（1870）、《浮动的城市》（1871）、《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神秘岛》（1875）、《机器岛》（1895）、《冰的斯芬克司》（1891）、《巴尔萨克考察团历险》（1901）等等。他一生中写出描述探险旅行的科幻小说达六十余部。

凡尔纳的科学幻想文学作品，以可靠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据，把预感、幻想和虚构加以严格周密的推理，赋予生命的活力，转化成科学幻想的实体，然后呈现在世人面前。

他的作品不仅题材新颖，故事情节生动，更主要的是书中所构画出的许多科学幻想实体，如潜水船、火箭、太空旅行，以及海底隧道等等，几乎都在他逝世以后，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相继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为铭记这位卓越的科学幻想预言家，后人给世界上修造的第一艘以原子为动力的潜水艇定名为“尼莫”号（尼莫是《海底两万里》中潜水船船长的名字）；将月球阴面的一座火山口取名叫“凡尔纳”。

本书所收的《海底两万里》和《八十天环游地球》是参照原著和多种缩写本译出的，为的是帮助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这两部世界名著。

张 路

目 录

海底两万里 (1)

八十天环游地球 (73)

海底两万里

(一)

在 1866 年，海上发生了一件无法解释的怪事。船员们对这件事都感到莫名其妙。几个月以来，好些船在海上遇见过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形状又长又圆，两头尖，游动起来比鲸鱼还快。一位经过澳大利亚近海的船长，认为这个庞然大物是座未被人发现的小岛；另一个船长则认为这是一个长一百多米的海中巨兽。世界各地的人听说之后无不大吃一惊。在所有的报纸上都能读到有关早先海怪的报导，比如：白鲸鱼《莫比·狄克》^① 啦，大海蛇啦等等等等。

“难道这是一头巨兽？”学者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一天，莫拉维安号船撞上了一个十分坚硬的物体，船身吃水线下面的一部分被撞裂。有一条非常坚固的英国巨轮——斯科蒂亚号也经历了相同的遭遇，这更说明这头怪兽的危险性。

1867 年 4 月 13 日，海面上风和日丽。斯科蒂亚号以大约每小时十四哩^② 的速度行驶着。下午四点十七分，旅客们正

① 《莫比·狄克》(Moby Dick) 是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于 1851 年出版的一本小说，书中讲的是白鲸鱼“莫比·狄克”的怕人故事。

② 一哩等于 1852 米。这里的哩与《海底两万里》中“里”的计算不同，参见本书第 42 页的译注。

在餐厅里吃便餐，这时，不知是什么东西将船身撞开一个大窟窿，海水从洞口涌了进来。旅客们大惊失色。船长安德森对他们说道：

“不会发生危险的。船被分割成好几个隔段，水流不到那里去。”

当时，他们距离港口还有三百哩，船继续慢速前进，到达利物浦时，比预定的日期晚了三天。

工人仔细地检查了吃水线下被撞的那个部位，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在用四厘米厚的铁板做成的船身上，出现了一个被切割得很规则的窟窿！要凿穿这么厚的铁板，得有多大的冲力！

于是，大家议论开了，一致认为，这个怪物是想把斯科蒂亚号船凿沉。打这以后，凡是有船没有按期进港，大家就会说：

“肯定是怪物作祟，船遇难了。”

旅客们都怕走海路，因为谁也不愿冒险。公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头怪兽。

当这一切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慌慌的时候，我刚好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荒凉地区考察回来。本人名叫皮埃尔·阿罗纳克斯，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授。我在内布拉斯加州考察了六个月，三月底来到纽约，打算五月初动身回法国。现在，我正忙于整理旅行中采集来的东西，石头啦，植物啦，以及各种动物。

我到纽约时，大家都在议论纷纷。那些船在航行途中碰见的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是座小岛？还是一条沉船？都不可能，因为它移动速度极快。是艘潜水艇？也许可能吧。可

是，单凭一个人是无法造出一艘潜水艇来的，这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何况世界上的各个工业国都声称他们不拥有潜水艇。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是“一头怪兽。”

我在法国曾经写过一本书——《海底的神秘生活》。因此，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的记者请我就此事发表意见。我便写了一篇文章，登在4月30日的报上。文章写道：

“要了解海洋深处的情况困难重重，可以说只能望底兴叹，因为谁也无法下潜到海底。兴许那里还有庞大无比的巨兽。

“有一种海洋生物，叫‘独角海兽’，身長近二十米。牙齿尖利得比钢还硬，长两米多，宽五十厘米。如果一条怪兽身長和体重都增加五倍，那么它的力量和速度足以毁掉一艘巨轮，或者在船身的铁板上捅一个大窟窿。这样，近几个月来海上发生的全部事件，就能作出解释了。”

这头怪兽异常危险，好些国家决定对它进行追踪，甚至将它除掉。美国向海上派出一艘“战舰”，即钢板船壳的巨轮，“亚伯拉罕·林肯”号，船上装有射鲸炮。

就在战舰启航的那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纽约，饭店大街，五号，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阿罗纳克斯先生启

先生：

如果你愿意随同林肯号一起出航，美国政府感到非常荣幸，法国参预这次航行。法拉古舰长已为你准备了一间舱房。

海军陆战队秘书J·B·霍布森

在收到霍布森秘书来信之前的一分钟，我从未想到要去追踪独角海兽，匆匆读完信后，我旋即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去除掉这头怪兽。

我刚考察回来，身体很疲倦，本想回祖国去，看看朋友们。现在，我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准备立刻出发。

“孔赛叶！”我喊道。

孔赛叶是我的仆人。十年来，他一直随我东奔西走，在外考察。他身体结实健壮，手脚很是灵巧，遇事从不惊慌。

孔赛叶来了。

“先生，叫我吗？”他说着进了屋。

“是的，我的伙计。请准备一下行装，两小时以后咱们就出发。”

“一切听先生吩咐。”孔赛叶不慌不忙地回答。

“把我的衣服、袜子、衬衣都装到箱子里，越快越好。”

“怎么，咱们不回巴黎啦？”孔赛叶问道。

“不，巴黎还是要回的，不过我们得绕着道走，先搭林肯号去旅行。”

“一切听先生的。”孔赛叶回答。

“朋友，你知道，咱们要去除掉那头怪兽。因此，这次旅行要冒很大风险。也许一去就回不来呢。”

“一切听先生的。”

过了一刻钟，箱子收拾好了。我们下了楼，付清了旅馆里的费用，接着就跳上一辆马车，赶到码头，林肯号正准备启航。

上了船，我就问法拉古舰长在什么地方。一位水手把我领到他面前，他伸出手，对我说：

“教授先生，很荣幸在我的舰上见到你。你的舱房已准备好了，就等你大驾光临呢。”

林肯号是一艘高速战舰。最大航速每小时可以超过十八哩。

孔赛叶到舱房安顿行李去了，我登上甲板观看林肯号的启航。

“开船！”法拉古舰长喊道。

听到命令，轮机手们立即发动机器，螺旋推进器的叶片搅动着海水，战舰在上百条小船中间穿梭前进。

布洛克林码头和河东岸边黑压压地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他们挥舞手帕向林肯号致敬。

下午三点，领航员从林肯号下来，搭小艇返回纽约。到了晚上八点钟的时候，战舰开足马力，全速行驶在大西洋水域。

法拉古舰长、全体军官和船员都坚信海里有独角兽，都希望干掉它。

整个白天，水手们的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海面。舰长答应，谁先发现怪兽，谁就可以得二千美元奖金。

我也没闲着，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海面。只有孔赛叶对此不感兴趣。

我在前面提到过，船上装备了捕杀怪兽所需的全部设备，包括射鲸炮。而最主要的是，船上请来一位最优秀的炮手，他叫内德·兰德。

内德·兰德是加拿大人，四十岁。他机智敏捷，身材魁梧，力气很大，说话不多，有的时候好发火。他目光锐利，看

得很远。无论目光和臂力，他一人能抵得上全体船员。

许多加拿大人都讲法语，内德·兰德跟我说话，可以用他的本国语言。

他不相信有什么独角兽这样的怪物，所以，船上只有他一个人与大家意见不同。

7月30日傍晚，战舰开到了白岬附近的海面。内德·兰德和我坐在甲板闲谈。我问他：

“内德·兰德，你不相信有我们正在追踪的怪兽？你根据什么呢？”

他望着我，用手拍拍前额，最后说道：

“我追捕过许多鲸鱼，也杀死过不少，但是，能在船的钢壳上凿个窟窿的鲸鱼，从来都没有见过。那大概是条章鱼吧。”

“那更不对了，章鱼是没有骨头的。”

“那你认为海里有条庞大的独角兽啰？”

“是的，内德·兰德，我再说一遍，我相信海里存在一种牙齿锋利无比的动物。如果它生活在海底深处，必然具备惊人的抗压能力，也就是说，它必然有非常坚实的躯体。”

“为什么非要有坚实的躯体呢？”内德·兰德问道。

“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抗住海水的压力，不被海水压扁。压力就是在它身体上部的水的全部重量。在海底一公里深处，身体上面每平方厘米就要承受一百公斤的压力。到了十公里深处，每平方厘米承受的压力是一千公斤。拿你来说吧，内德·兰德，如果你潜到海下十公里深的地方，你就会被压得象一页纸那样扁。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生活在海底的动物必然力大无穷和抗压能力极强的缘故了吧。”

内德·兰德还是不肯相信这些数字，回答说：“也许吧。”

林肯号仍在继续航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6月30日那天，林肯号遇到了美国的捕鲸船队。蒙罗号船长邀请内德·兰德去帮他们追捕一条鲸鱼。法拉古舰长同意了。我们这位加拿大朋友运气真好，他开了两炮就击中了两条鲸鱼。

7月3日，我们抵达了麦哲伦海峡^①，但法拉古舰长决定绕道合恩角^②。

7月6日，林肯号开到距离这个荒凉的小岛南边十五海里的海面上。次日，我们终于驶入太平洋水域。

“瞪大眼睛！瞪大眼睛！”船上的水手们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大家不分白天黑夜，瞪着大眼注视着洋面。我也一样，时而在前甲板，时而在船尾，不论是烈日当空，还是风吹雨淋，都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浩瀚的大洋。

7月，正是南半球气候恶劣的季节，幸亏当时天气尚未变坏。

如同船上所有的水手，内德·兰德也要到甲板上值班一段时间，去观察洋面的动静。不该他值班的时候，他只是在舱房里看书，要不就睡觉。

“阿罗纳克斯先生，直到现在，什么都没发现，假如说真有这么个怪物的话，能让我们遇上那可真是太幸运了！从上

① 麦哲伦海峡，位于美洲大陆和火地岛之间，属智利。——译注

② 合恩角，即南美洲最南端合恩岛上的南角，属智利。——译注

次有人碰见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它早就跑远了。”

7月27日，我们穿过了赤道，战舰朝正西方向行驶，往中国海开去。

中国海这一带水域，正是上次有人碰见那个怪物的地方。

船上的全体人员不吃不睡，昼夜监视。每天总有那么二十次有人说自己看到了独角兽。

林肯号在太平洋各个海域游弋了三个月，除了一望无际的大海，什么也没有发现，至于庞大的怪物、沉没的船骸、水下的暗礁之类的东西，一概无影无踪。

于是，失望的情绪笼罩在船员们心头。大家不再相信有什么独角兽。林肯号似乎已黔驴技穷，只得望洋兴叹了。军官和船员都要求法拉古舰长打道回府。舰长要求大家再等三天，如果怪物再不露面，那就返航。

两天过去了，到了11月4日，仍然一无所见。夜幕就要降临了，八点钟的时候，浓厚的乌云遮住了明月。我站在船头，身边是孔赛叶，他望着前面的浪涛，对我说：

“要不耽误这么长时间，我们早就回到巴黎了。”

“你说得对，孔赛叶，人们还要嘲笑我们呢？”

“人们肯定会嘲笑先生和……”

还没等孔赛叶讲完，内德·兰德的喊声突然划破了寂静：

“喂！瞧，我们要等的那个家伙正在下风处，离这里不远呢！”

他这么一喊，全船的人呼啦一下全朝这位炮手跑来。机械师和司炉也急忙奔了过来。舰长下达了停船的命令。

尽管夜色漆黑，但是内德·兰德并没看错。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瞧见了那个家伙。

在离林肯号右舷二百米处，有道光从水下射出来，照亮了海面。

“光是用电发出来的，”我说，“瞧，这个怪物向我们冲过来了。”

战舰上一片惊叫声。舰长不断地下着命令，战舰改变航向，远远躲开光源。

然而，那家伙却以双倍的速度紧追不舍。大家惊得两眼发直，一个个呆若木鸡。

它象是跟我们开玩笑似的，很快超过了我们。接着又扬长而去，一会儿又折回来，从我们的舰底钻过去。每时每刻，战舰都有被撞的可能。

战舰在逃跑，我正大惑不解，只听法拉古舰长对我说：

“阿罗纳克斯先生，我明白这怪物究竟是什么了。它是一条带电的独角兽。我不愿意在夜里追捕它，等天亮了再说吧。”

船上没有人能安然入睡。快到午夜的时候，水下的光熄灭了。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海上又传来了哗哗声，仿佛鲸鱼在破浪前进。

船员们立即准备追捕。内德·兰德操起了射鲸炮。早晨六点，天亮了。可是，海上大雾迷漫，到八点浓雾才散尽，这时只听内德·兰德叫喊道：

“那家伙在船的左舷后面！”

大家转眼望去，只见在离战舰约一哩半的海面上，有一个长长的黑色物体，它的尾巴在拍击海水。

战舰开到它的附近，舰长说：

“把火烧旺，全速前进！”

一场追捕开始了。林肯号朝那怪物直扑过去。谁知，那家伙又走了，始终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追捕持续了很久。舰长让机械师加大轮机的气压。战舰飞速前进，速度之快，几乎能把船身蹦散了架。

有几次，怪物故意让我们靠近它。还没等炮手开炮，它又逃之夭夭。

“哼，”舰长说，“咱们走着瞧，看看究竟是炮弹快还是它快！”

轰！第一发炮弹打出去了，可惜从怪物的身上飞了过去。轰！第二发又打出去了，可惜擦过它的身子，沉到海底去了。

水手们继续在追捕。入夜之后，那怪物停下了，可能是跑累了吧？悄悄地，战舰开到离它很近的地方，接着，内德·兰德发出了炮弹，只见海水哗哗地涌到甲板上，我立即被卷进了大海。

我是游泳的好手，两脚一蹬，身体就浮出水面，立即抬头，寻找战舰。

船上的人看到我落水了吗？夜漆黑一片。我不辨方向，连声叫喊：“救命！救命！”身上的衣服越来越重，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嘴里灌满了水，快被淹死了。

正当这时，我觉着身体被重新托出水面，而且听见有人再说：

“如果先生愿意把手搭在我肩上，你游起来就会轻松得多。”

说话的人，是我那位忠实的孔赛叶。

“啊，原来是你！是你！”我说着。

“正是我，为了侍候先生，我跟着你跳到海里。”